



孟繁华 / 著

中国书籍文学馆

名家文存

文坛小世界



「文学革命」终结之后，我们对文学的理想，对文学的未来是否还怀有期待？
我耐心地观望考察这个时代文学的发展，
作为一介书生，这大概是我唯一能做的。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中国书籍文学馆

名家文存

文坛小世界

王平题



孟繁华 / 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坛小世界 / 孟繁华著 . —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 , 2014.3

(中国书籍文学馆 · 名家文存)

ISBN 978-7-5068-3938-9

I . ①文… II . ①孟… III 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06300 号

文坛小世界

孟繁华 著

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钱 浩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 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53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150 千字

印 张 16.75

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3938-9

定 价 32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第一辑 人与事

- 002 谢冕先生的性情
- 008 一个歌者的浩茫心史
- 011 从北京到沈阳
- 014 新世纪的新青年
- 023 吴玄和他的“恶之花”
- 026 儒雅的诗人 诚恳的朋友
- 030 小叙事与大历史
- 034 山岩上刻满的都是情和义
- 037 令人感动的是文化理想
- 040 “姓黄的河流”
- 043 在精神的云端拥抱生活
- 047 厚今不薄古 守正即创新
- 051 关于“母爱”的忏悔录
- 054 让爱成为精神疗治的良药
- 057 “我们为什么不快乐”
- 060 大清的覆灭与“越轨的笔致”
- 063 休提纤手不胜兵 执笔便下风华日
- 067 迷人的七都

第二辑
读小说

- 072 从高加林到涂自强
- 077 太行深处民间秘史
- 079 无边的痛苦与想象的长虹
- 082 都市深处的冷漠与荒寒
- 085 在历史与虚构之间
- 088 重临小说的起点
- 092 追问“红尘”的共同困惑
- 096 秋日的忧伤与温婉的笔致
- 098 荒诞的生活像诗篇
- 101 社会密码与文化记
- 105 为什么对“缓慢”如此迷恋
- 108 “现代”欲望与乡土的“溃败”
- 112 生活的深水区 人性的纵深处
- 116 《云端》与历史边缘经验
- 118 当个人的历史已无法书写
- 121 本土文化资源的现代之光
- 124 “70后”的身份之谜与文学地位
- 128 在绝望的尽头看到光

第三辑
——
后
——
时代

- 132 “清”的美学和批判
- 135 话语狂欢与“多余的人”
- 138 一个“报信的人”
- 141 后先锋时代的先锋写作
- 144 风雨飘摇中的历史与人性
- 146 花季的焦虑与校园病
- 149 两种文学的交融或嫁接
- 152 这一代人的爱与狂
- 154 少年的感悟

第四辑
看
文
坛

- 158 新人民性的文学
- 166 当代文学地理学与地方性经验
- 171 文学大东北：地缘文学的建构与想象
- 175 非虚构文学：走进当下中国社会的深处
- 179 文学经典与“伟大的小说”
- 183 一份杂志与都市文学
- 187 琴坛村的民主琴弦
- 190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
- 195 《五十度灰》和它的“神话”制造

第五辑
序与跋

- 199 隐士并未归去
- 202 媒体文化与精神生活的重建
- 207 内心的困惑
- 212 为了精致的写作和阅读
- 214 一份杂志与当代中国文学现场
- 220 文人的情怀、趣味与文化信念
- 227 地域风情与人文关怀
- 234 幽灵化的江湖王国
- 240 风声 雨声 读书声
- 242 三十年：携手走过青春
- 244 《众神狂欢》第三版后记
- 246 《坚韧的叙事》后记
- 249 《坚韧的叙事》韩文版序
- 251 《文学革命终结之后》后记
- 254 《谢冕的意义》后记
- 256 后 记

第一辑
人与事

谢冕先生的性情

与谢冕先生接触，最直观的印象大概就是他的达观性情，率真坦白，同时他的“爱美之心”也是出了名的，他自己不仅衣着整洁溢光流彩，而且爱美景、美图、美酒、美食、美女、美文，凡是与美有关的人与事，他都喜欢。因此，说谢先生是一个“唯美主义者”也大体不谬。他到过世界许多地方，不论远近，他一定带上一部相机，除了与新朋老友“合影留念”外，还要拍许多入眼的风光备日后欣赏；谢先生爱美食，他的所谓美食不是一掷千金的“生猛海鲜”“满汉全席”“法国大菜”，而是在家常菜中吃到的美味，比如当年北大校园外“天上天”的“五花肉”，蓝旗营“红辣子”餐馆的“枝江鸭”，家乡的鱼圆汤或各地小吃，如果有老馆子烧的传统菜肴，那就更好了。吃过后，谢先生总会曲终奏雅有一番评点。如果遇上不明事理的我们，下次会再点上那道菜，这时谢先生总会委婉否决：“吃过了，换一个吧？”说谢先生爱美女可能有些不全面，全面的说法是美女也爱谢先生。只要到外地开会或有其他聚会的时候，夸张一点说，谢先生身边总是吸引着不同年龄段的各路美女们，然后谈笑风生一路拍照，

这是聚会的一道抢眼风景。上个世纪末在武汉开会，一个美女博士生总是追随谢先生左右，但晚饭后散步时却被程文超、陈晓明花言巧语抢先一步。谢先生后来笑谈曰：“商场无父子，情场无师生”。文超已过世，晓明有口难辩，虽有《与谢公相忘于东湖》公开发表试图过关，但历史公案莫衷一是，发乎情止乎礼一时传为佳话却是事实；谢先生爱美文是大家都知道的，而且他也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美文，或被教材选用，或被北大校长在迎新生的大会上引用。

谢先生写美文是出自真心的热爱。他在读少年时代朋友王鹤龄《躬逢其盛自奋蹄》感言中说：“人的一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，决定了他日后的发展。例如王鹤龄，他的才分是在文学，但命运却对他作了另外的安排。这也许是一种遗憾。但是，我想，文学这东西变成专业未必是好事，这种‘职业病’我是受够了。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生的滋润和补充，把文学当作赖以生存的手段和方式，总有一点不妥。我很羡慕那些有一个正式的职业而把文学当作业余爱好的那些人。在他们，文学就不是一种‘苦役’，而是一种兴趣和享受。”在谢先生那里，写率性而为信手拈来下笔万言倚马可待的散文随笔之类的文字，因其“业余”就成了一种享受。遗憾的是先生总是日理万机事必躬亲，这样的文字远不如“苦役”中“熬出”的文字多。于是，我们会认为谢冕是一个“唯美主义”者。

谢先生经常出访国内外，大都是对方的邀请，好像他还没有享受过“公派”出国的待遇。在完成邀请者要求的演讲或交流后，他有机会目睹了不同的自然风光和人类文明。这是他散文随笔重要的题材之一。但这些文章中的谢先生，显然不是一个纯粹的“游山玩水”者，他在欣赏造物主的鬼斧神工，慨叹大自然的亦真亦幻，惊异人类创造伟力的同时，也总会想到自己国家发生的事情，想到他亲历或目睹的现实。他曾写过两篇花园都市维也纳的文章。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文字：

“三年后的一个元旦之夜，我从噩梦中醒来，眼前依旧翻涌那一片难泯的血污。维也纳的乐声唤起了一片生意，它令我忘却昨日。古典的交响乐声中端坐着盛装的维也纳：西服、领带、长裙、项链、香水和鲜花。乐队指挥的燕尾服，闪光的铜号长笛，又是鲜花、谢幕和掌声。最后是拉德斯基进行曲，台上和台下，有节奏的击掌，四座同歌！曲声尽处，人影依依。

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然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，它同时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向欧洲伟大文明致敬的仪式。“它显示着修养和情趣。……尽管年年如此，却总是年年如此的认真、充满兴味，最要命的是，总是这样的高雅，高雅得让人嫉妒。”对音乐和高雅的意属，我们仍会认为谢冕是一个“唯美主义”者。

但是，就在欣赏这高雅音乐的同时，电视里还播放着另一个晚会：“那里是一台中国的新年节目。两个穿长衫的男人头上各翘一只小辫，脸上好像都抹着白粉。他们品位不高的逗乐引发了一阵又一阵的哄笑。这里的喧闹和世界另一边的安静、肃穆、有节奏的击掌，这里的小辫、花脸和那里的香水、项链、曳地的长裙造出了反差。无情的对比构成了心的蒙羞。”还有，在维也纳的“金戒指”内环大街上，他看了“两侧展出连绵不断的建筑物。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，从哥特式到巴洛克式，所有的建筑都保持完好，虽历经世纪的沧桑而不改容颜。……这里尊重文化的品格让人嫉妒，这里的一尘不染和彬彬有礼也让人嫉妒。还有，在那些最古典的建筑群中，竟然也容纳了最现代的建筑物，雍容典雅之中居然允许最异端的‘怪物’，它的包容性和大度也让人嫉妒。”然而回望故乡，古城被摧毁，园林在消失，垃圾掩埋城市，污水倾注河流。而所有的道路“都在翻掘，翻掘，再翻掘”。看到这些文字，还能认为谢冕仅仅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吗？

在国内，我们所到之处如果遇到记者，他们总会问上一句：“我们这

里有什么变化？”事实上，当变化太多，变得没有章法或唯变是举的时候，我们宁愿看到那些没有变化的东西。谢先生肯定也有类似的想法。他看到家乡旧居后面那片梅林消失的时候，他“拥有的怅惘和哀伤是说不清的”；看到北京城甚至大学院墙上，撕了贴贴了又撕的“花柳病”广告时，他想起了“这民族的劣根性，它的冥顽和麻木说明痼疾的深重”；看到苏州街重修之后，秀丽的景色被一排挡遮蔽，他震怒了：大小围墙是为了遮人眼目，只因这是一个“农民王国”，苏州街的排挡，“挡住那风景是为了不允许人不花钱就能看到那绿树、那曲水、那挑在树梢的酒旗”。还有许许多多，在各种风景中，谢先生总要洞穿那些弥漫四方的污浊气息或胆大而无知的妄为。这时，我们还能认为他仅仅是一个“唯美主义”者吗？

这时，我想起了谢先生另一篇不大引人注目——也与时尚相去甚远的文章：《寻找雨花台》。他在文中写道：

那些死去的人都是一些崇高的人。雨花台埋葬着敢于为理想献身的人们。在人类社会，那些拥有理想者无疑属于这个社会的优秀分子——先不论他们的理想属于何种形态。有理想的人，比浑浑噩噩的人、醉生梦死的人更有益于社会的前进。因为他不满足现在，他有对于未来的希求。在各种各样“理想主义”者中，能够为自己的信仰去牺牲的人——就是说，他不是一般地相信什么，而是能以生命去殉自己的目标——更是一种超凡的伟大。雨花台埋着的就是这样一些人。

在时尚引领风潮的时代，敢于说出自己诚实的体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90年代中期，世风已变，随意嘲笑或诋毁那一代有理想的仁人志士已经不当做一回事。谢先生当然不会为风潮左右，但在那个时代，他不是在为雨花台烈士说公道话，这没有必要，他是在这些亡灵面前言说他自己。

这种情怀，曾伴随他走过青年时代，我相信至今他还是没有改变。他那个人的青春让人羡慕。

谢先生无疑是一位美文作家，他诗意的文章饮誉文坛。他崇尚文明、高雅和与美有关的一切事物。但他决不仅仅是一个“唯美”作家。他所接受的教育和传统以及他内心的要求，决定了他的情感方式和关注的问题所在。这和倡导“纯文学”的批评家们是大异其趣的。他有一散文名篇《永远的校园》，北大校长许智宏在2005年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引用了谢先生文章中的话。他说：正如谢冕先生在《永远的校园》中写到的，“……因为这里是一块圣地。从上个世纪末叶到如今，近百年间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追求，都在这里得到集聚和呈现”。谢先生关注的是“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追求”。因此，他甚至反对为“唯美”而唯美的艺术，反对为艺术而艺术。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，各种奇异的文学观念还前赴后继此起彼伏的时候，谢冕先生重申了“文学的使命”。当“教化”成为文学唯一要求的时候，他反对“教化”，当文学的“教化”功能被要求抽空的时候，他却强调文学家行使这一职责。他发现了一些人对伟大文学家诸种言说的断章取义甚至偷梁换柱。这“有意的忽略”“不是装作没有看见，便是装作毫无所知，因为，这些话多少都在批判着他们的失去历史记忆和对事实的麻木不仁”：

加缪说：“为艺术而艺术的真理，其实不过是喊出了不负责任的声音罢了。为艺术而艺术是一位超然艺术家与世隔绝的消遣，确实也是一个人为的、专门利己的社会矫揉造作的艺术。这种理论的逻辑结果就是小团体的艺术，或者是那种靠着装模作样、抽象观念以及导致整个现实毁灭而存在着的纯粹形式主义的艺术。这样，少数几部作品打动了少数几个人，而多数粗制滥造之作则腐蚀其他许多人。最终，艺术便在社会之外形成，而与其活的根源却断绝了关系。渐渐地，即使是颇有名望的艺术家，也只好孤

独寂寞。”他还说：“不負責任的藝術家的時代結束了。當藝術自由的唯一目的是保證藝術家安逸舒適時，它就沒有多少價值了。”薩特的話同樣強調了文學對世界的介入，指出文學並非與世無涉的事業，他說：“不管你以什麼方式來到文學界，不管你曾經宣揚過什麼觀點，文學把你投入戰鬥；寫作，這是某種要求自由的方式；一旦你開始寫作，不管你願意不願意，你已經介入。”他特別提出勸告：“作家應關心人們所寫的時代，為同時代人寫作，為改變我們周圍的社會出一份力。”

謝先生是借助加繆的話來表達他的文學觀念，也是用心良苦。我之所以原文照搬地大段引用，意思是說，謝先生這番話距今已經十幾年過去了，但他憂慮的那些問題不僅沒有得到緩解，而且愈演愈烈有增無減。在這個驚慌失措的“文化亂世”，文學正在失去它的精神方向。文學的英武氣象已蕩然無存，它的甜蜜和卑瑣幾乎慘不忍睹。它藝術上的成熟和氣質上的卑微形成了巨大的反差，因此，文學已經不再屬於這個時代。

謝先生是一個熱愛肖邦、熱愛雨果、熱愛雪萊的知識分子。他外在的達觀性情不能遮蔽他內心深刻的忧患和批判意願。他熱愛美的事物，但通過美的事物他要暴露不能容忍的丑惡，他要通過美的事物讓世界的丑惡有所顧忌無處藏身。因此，他的那些美文就不仅仅是“唯美”的告白。這就是90年代散文隨筆中的謝冕。我之所以選擇謝先生90年代的散文隨筆來談論他，是因為在一個大轉型的時期、在一個慌亂而難以作出文化選擇的時代，是最能夠體現一個人的鎮靜、勇氣和洞察能力的。他那個時期的文章為我們顯像了另一個真實的謝冕：一個熱愛生活、熱愛藝術、熱愛家鄉和朋友，同時這個世界的一切都與他有關的謝冕。

一个歌者的浩茫心史

2010年3月，张炜出版了经过20多年创作、45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《你在高原》，它获得了第八届“茅盾文学奖”。铁凝评价这部小说是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。认为“作品对于人类发展历程的沉思、对于道德良心的追问、对于底层民众命运和精神深处的探询、对于自然生态平衡揪心的关注等方面，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”然而，由于时间的原因，《你在高原》的巨大成就批评界还没来得及充分研究和阐释的时候；三年后的2013年2月，张炜又出版了他十八卷本、400多万字的散文随笔集。仅凭这两个400多万字的作品，张炜足可以步入当代中国伟大作家的行列。

当然，一个作家是否伟大，并不取决于他创作数量的多少——唐代诗人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，孤篇横绝一首冠全唐。但是，这个极端的例子只能发生在古代中国；进入现代之后，“鲁郭茅巴老曹”除了他们文学的天才和思想的深邃，如果没有等身的著作，要想在灿若群星的民国脱颖而出并成为百年中国经典作家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创作数量在今天同样

是对作家考量的重要指标。当然，我要说的不是这些。在我看来，“张炜散文随笔年编”的重要，诚如出版者所说，它表达了“中国文坛最沉静最纯粹的精神守夜者”几十年的精神历程，它是一个“心事浩茫”的歌者对“隐匿心史”的“畅谈录”，是一个“奔跑女神”“芳心似火”的“纵情言说”；当然，它是一部有根也有来路的大书——它的根，就是张炜的故地万松浦，它与张炜故乡的土地和父老乡亲有关；它的来路，就是从故乡出发的张炜，面对三十余年的中国历史和个人精神履历的浩茫歌吟与记录。

要全面评价张炜三十余年来的精神履历和记录是不可能的。这里我只想讲一件事情，这就是1993年代的张炜。1993年，知识界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文精神大讨论。在这场讨论前后，张炜发表的几篇文章不仅预感到“1993年好像是很特殊、很重要的一年，起码对于文学是这样。在新时期文学的短暂历史上，哪一年也没有这一年怪：像开端又像结尾，很匆忙又很迟缓。”（《九三年的操守》）“现在国家正在发生很重要的事情，出现了很多陌生的东西。原有的话题不再令人感兴趣。无论是就一个人、一种心境而言，随着时间的延续，人们都可以走进这样一个感觉：对很多事情正在失去热情……表现是多方面的，主要一个是无言。”（《精神的魅力》）于是他愤懑地发问：“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？你还要忍受多久？快放开喉咙，快领受原本属于你的那一份光荣！我不但是痴迷于你的吟哦，我还要与你同行。”（《诗人，你为什么不愤怒》）而且他的一些文章也成为这场讨论具有代表性文章的一部分。比如1993年3月21日《文汇报》发表的《抵抗的习惯》等，他号召有良知的知识分子“抵抗投降”。对他个人而言，他能寻找的只是“忧愤的归途”：“即便到了今天，即便人类心灵上的秩序如此混乱，高贵与卑贱之分还会依然存在。我们仍然这样认为，并以此抵挡着自己的堕落，也抵挡‘前不见古人、后不见来着’的孤寂与忧伤……。”（《忧愤的归途》）这就是一个歌者在1993年前后的浩茫心史。

说张炜是一个“歌者”，是因为张炜本质上是一个诗人。这并不是说

张炜在他的行文中多用诗人的语言方式和情感方式，重要的是张炜的理想主义情怀。面对一个红尘滚滚的世界，他有“抵抗”的勇气和决绝。1995年，张炜写了一篇《心上的痕迹》的文章。他说：“现在不断有人怂恿人民去经历金钱的冒险体验，去消受可能来临的豪华和富丽，其实这是虚幻的泡沫。那些没有根基的楼堂、华丽的宫殿都会倒塌，那些刺耳的音乐也会中断。一个民族如果走入了不幸的狂欢是非常可怕的。”张炜不是一个“先知”，但是将近二十年过去之后，张炜所说的这些不期而至——当下的中国仍然走在这条冒险的路上。

张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是一个有强烈批判精神的作家。但是，面对中国现代性“未竟的方案”，他又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。作为作家可以呈现他所看到的，他不能或难以改变这一切。但是，作为一个歌者，他依然在歌唱，依然芳心似火“纵情言说”。这就是张炜对历史、自然、爱情、友谊、风俗、哲学等的畅想。当然，这就是我们想象和期待的张炜。

2013年8月21日于北京寓所